

80後北大夫婦棄高薪歸田園 守護瓷都傳承國粹

在距江西省景德鎮市中心10公里的湘湖鎮

進坑村，是山水田園相依的世外桃源。集80後、北京大學高材生、古陶瓷學者等標籤於一身的黃清華與黃薇夫婦在此考古發掘宋代完整的製瓷體系，後又駐村創辦東郊學堂，致力守護千年瓷都文化遺產，傳承國粹藝術，不經不覺已近十年。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夫婦倆放棄城裡的高薪厚職而歸園田居？黃薇坦言，作為高等學府走出來的學子，他們不願意做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但想做的事情也並非很高大上，只是守護景德鎮陶瓷歷史文化而已。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黃清華向記者介紹他們在山上扒開亂枝雜草尋到的宋代古窯遺址。記者王逍 攝

■黃薇向記者展示古窯遺址的手繪遊覽路線。記者王逍 攝

■村旁瓷石古道上的車轍。記者王逍 攝

景德鎮進坑村位置圖

江西

景德鎮陶瓷蜚聲中外始於宋代，位於景德鎮東郊的進坑是宋代最優質的瓷石出產地。漫步千年瓷石古道，參觀宋代窯址……黃薇興致勃勃地向記者介紹進坑村宋代窯業遺址的遊覽路線，時空彷彿倒流，製瓷工人在窯前揮汗如雨的畫面浮現眼前。

考古結緣 志同道合

「我，1980年出生，廣東台山人，法學院本科生。黃薇，1982年出生，安徽績溪人，考古文博學院碩士，」黃清華向記者自我介紹，「我們夫妻倆是同一天農曆生日，因大學考古選修課而結識，一起撿過瓷片、去拍賣行偷師學藝，算得上是志同道合。在同級的23個碩士中，只有黃薇一個人離開了北京。2006年，當她決定扎根景德鎮時，她的老師和同學們紛紛打電話跟我說『你老婆瘋了，她要跑到鄉下去啊！』，我說，我肯定是支持她，也願意跟她去鄉下！」

2004年，黃薇在實習期間參與了景德鎮御窯廠的考古發掘，親手觸摸成了片出土的明朝永樂、宣德、成化年間瓷器，從此與景德鎮結緣。「對於陶瓷史研究者而言，這是一個無上榮耀的機遇。」黃薇稱，景德鎮在外界想像中，是一座靜謐的東方小城，有山有水，鎮上的男人做瓷器，鎮上的女人畫青花。但實際並非如此，景德鎮的文化遺產保護堪憂，除了地下文物，很少有東西可以呈現景德鎮的孕育之源及千年歷史。

■黃薇用瓷器與圖文復原了宋朝分餐制的場景。記者王逍 攝

發現古礦 古窯密佈

「瓷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不是冰冷的器物，它在訴說著過去、現在以及將來的故事。作為一座可以與世界對話的城市，以宋朝皇帝年號為名的景德鎮在生產力、生產關係、生產方式等方面值得被重新研究與認知，優質資源值得被保護！」黃薇認真地說。

2014年6月，夫妻倆打算建藝術工作室，一眼相中了真實再現陶淵明筆下「雞犬相聞，阡陌交通」的進坑村。黃薇稱：「我們發動村民找到了瓷石礦洞，這是景德鎮目前發現唯一的五代礦洞遺址，是世界上最為完整和原生態的最早礦洞，對於景德鎮申報世界歷史文化遺產有重要意義。我們團隊最終調查發現5個古礦坑、15個古窯址、16個古水碓及6公里長的千年瓷石古道，最終形成宋代完整製瓷體系。」

創辦學堂 宣傳瓷都

在東郊學堂，夫妻倆利用瓷器與圖文復原了宋朝分餐制、女子妝容修飾、茶酒香藝等場景。夫婦倆連做三個古陶瓷原創課題，在權威雜誌上發表，內容被譯成多國語言。黃薇自豪地說：「我們先後去過英國、法國、菲律賓、香港等地講學！每當自我介紹來自景德鎮時，老外們對我瞬間肅然起敬。英國古陶瓷界泰斗柯玫瑰在了解情況之後，促成我們獲得全球知名的古陶瓷收藏研究機構戴維爵士信託基金會1,000英鎊的援助。」

黃薇還打算撰寫一本景德鎮陶瓷史與策劃一場景德鎮瓷器展覽。「我的陶瓷史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講述瓷器的故事。至於展覽，會融入場景元素，讓觀者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鄉村辦文化沙龍

黃薇、黃清華租用了進坑村的一間民房，裝修為簡約原木風格，內設有宋時進坑瓷器展覽窗口以及圓桌沙龍，特命「東郊學堂」。東郊學堂是一個民營非盈利機構，是一個倡導交流與共享的民間開放平台。

黃薇說：「我們經常在外國講學，反響非常好。朋友便要求我們，在國內也應該如此，可以模仿民國時期家庭沙龍活動。」東郊學堂已成功舉辦十七期陶瓷文化沙龍和一期志願者活動。英國古陶瓷界泰斗柯玫瑰、景德鎮中國陶瓷博物館副館長徐桃生、中國藝術品拍賣資深專家劉越、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博士生賀鼎、《瓷路》總導演董浩珉等曾來此暢談與陶瓷有關的見解。



■東郊學堂文化沙龍現場。受訪者供圖



■2014年6月黃薇夫婦租用民房建起的東郊學堂。記者王逍 攝

為了理想 甘當微商

扎根景德鎮近十年來，黃清華、黃薇奔走於調查古遺址、市中心拆遷、古遺址保護規劃，向官方求助，與開發商鬥智鬥勇，盡最大努力與村民打成一片。黃清華感慨道：「我們兩個人是書生，對於保護文化遺產心有餘而力不足。在唯GDP的年代，我們對文化遺產為開發商讓路感到心寒！作為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者，我認為，不要忽視官方與民間的力量，需要政府的政策與資金扶持，需要老百姓的理解。」

因為整日忙於文化遺產的保護，黃清華放棄了為拍賣公司撰寫稿件，甚至將早年收藏的古玩變賣。他無奈地說：「我以前撰稿5元一個字，現在沒有精力去做這些事了，但也不能沒有收入補貼，我只好在朋友圈裡賣大米、香菇，很不好意思地成為微商了！」

談及未來，黃薇說：「我們現在的資金主要來自政府扶持、課題經費、家裡的錢。對於進坑村未來發展，我們也迷茫，不知何去何從。」

小村聲名鵲起

居民由忿轉喜



■進坑考古調查時，團隊過着艱苦並快樂的生活。受訪者供圖



■進坑村村長余文生向記者介紹生態農業合作社的有機大米。記者王逍 攝

文化遺產的發現，使進坑村聲名鵲起。黃薇說：「那段時間，進坑的地皮價瘋漲，很多豪車每天都在這裡轉。為了阻止過度商業開發致文化遺產遭破壞與環境污染，我們在2014景德鎮瓷博會期間承辦蔣祈《陶記》暨宋元窯業國際學術研討會，擴大進坑在海內外學術界的影響力；同時，我們向政府求助，籌得修繕資金，商業規劃最終在行政干預下才得以泡湯。目前，進坑的地皮屬於冷凍狀態。」

保護遺產 定「十不准」

進坑村村長余文生回憶道，黃清華、黃薇在進坑經歷了一波八折。「考古期間，我跟着他們去幹了幾天的活，風裡來雨裡去，早上帶着乾糧和水上山，晚上才回家。考古結果出來後，他們在村裡推行禁止亂砍濫伐、捕魚、撿瓷片等『十不准』條例，村民的財路就被掐斷了。本來對禁止商業開發已有怨言的村民更加氣憤，有的甚至拿刀闖進他們家，要趕他們走。」

後來經村領導給村民做工作，夫婦倆號召志願者、村民們一起撿垃圾清河道，組織村民巡邏保護窯址、生態，在互動過程中慢慢增進情誼。如今，村裡的小孩子們非常喜歡這兩位北大高材生，大部分村民也支持他們的工作。

村長「忽悠」人才落戶

對於村民們過去的刁難，黃氏夫婦隻字未提。黃薇笑着說：「現在，我們與村民的關係很好。前些天，我們還一起在水碓旁打年糕，家家戶戶都有份。」

余文生得意地說：「黃薇、黃清華發現了進坑的文化遺產，使我們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讓進坑的陶瓷文化底蘊、手工藝、農業、生態得到了最好的保護。他們的考古發現與奔走呼籲，讓我們村獲得了縣裡的600多萬元專項資金，還有『十三五』規劃政策扶持。下一步，隨着旅遊開發與農業合作社擴大，進坑村的就業問題又可以被解決。」

他向記者開心地說，希望村裡的孩子長大成人之後，可以像黃薇、黃清華一樣為家鄉的發展做貢獻。「為了留住人才，我『忽悠』黃薇把戶口落在了進坑村，讓她不好意思離開進坑村！」



■志願者、村民們一起撿垃圾清河道。受訪者供圖



■進坑村生態農業合作社正種植有機水稻。受訪者供圖

書生耕田勝農民

黃薇坦言，文化遺產保護是世界性的難題，政府不可能無休止地掏錢，遺址所在地需要提升自我造血功能，形成特色產業。她說：「規劃師對進坑村的建議是，在保護文化遺產、原生態田園文化的同時，發展農業休閒、體育運動產業。」

去年，黃清華、黃薇與當地村民成立合作社，種植有機水稻。黃薇指着門口的田野說：「村子裡很少有人對書生種田抱有希望，都不願意入股。無奈之下，我們只好以高出市場的價格承包160畝水田，出高價請村民幫忙幹活。秧苗的株距是50厘米×50厘米，又不施農藥，只用殺蟲燈。村民們都在看我的笑話，說不可能有收成。收穫季節，我們共收了3萬多斤大米，產生了更大的經濟效益。這讓他們驚呆了，更加服氣我！」